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馬諒

黃琛

李和

楊果

張聽

顧珀

黃懋官

喻時

程嗣功

郎中

陸愷

林性之

員外郎

鄭普

柯維騏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全椒馬公諒神道

碑

王 隲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念
四日卒于家訃聞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
葬有日其子永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
字子諒其先汴人六世祖徙滁之全椒元季假授伯
祖九成舉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奇勳授金

牌萬戶與陳友諒兵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遺

孤賜居和州故今爲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公貨贈
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氏累封
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入室叔祖澤聞
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穎悟絕人書數
百言過日便能成誦七歲人家塾十五入川庠宣德
壬子領鄉薦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務閤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藩王恪謹禮儀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
左叅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

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劄之賜
庚辰召至京蒞事戶部壬午復南京戶部癸未滿九
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
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爲言而公年纔五
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爲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
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與
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
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爲患正統末胡虜犯
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爲亂朝廷憂之以勅諭
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物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

論胡寇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帖服民有惑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諭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卽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寃者尤力爲辯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深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

則受答實則待勘民願受答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
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
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
縣不置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
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
親使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三
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
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死無
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毀
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

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爲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贖又積其餘以爲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旣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有未使者條陳於上苟益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爲叅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卹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益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無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

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公自綜理
暇則閉門焚香繕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嘗道
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
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
後事具矣安用此爲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琛墓誌銘

倪謙

黃氏世爲閩之延平將樂人祖貴字彥高妣楊氏考
崇字宗允妣蕭氏以公貴贈祖考皆通議大夫南京
戶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諱琛字廷獻生而聰
敏過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尤長於詩宣德壬子年二
十中福建鄉試正統己未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
身授戶部四川司主事陞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山東
司郎中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
母淑人憂服闋改浙江左布政使在任幾一月陞南

京戶部右侍郎仍食從二品祿三載秩滿將奏績入
朝俄奉勅往巡四川賜語進公階以其官封贈三代
及妻出巡幾二年召還然以高年勞王事精神漸衰
猶力疾事事不懈是日自部歸覺體重不佳至夜不
起公卿大夫聞之驚愕曰天何爲奪公之速哉皆弔
哭盡哀公之在戶部也時尚書淮陰金公濂號知人
妙取僚屬一詩所得皆天下之選公在稠人中尤耿
介有爲最爲所器重嘗徵監商船稅於揚州督輸每
束於天津八衛及河南諸郡清理糧儲於蘇松等郡
所至皆赫赫有能聲在蘇松尤著蘇松自工部尚書

廬陵周文襄公奉勅巡撫得便宜行事所在公庾積
有餘粟凡有興作輒以取給費出無經豪民猾胥因
而得爲姦利部使者往往爲威富所斂不能根究公
至稽覈嚴明搜抉欺隱一裁之以法無毫髮寬假豪
猾憚懾宿弊以蠲時論躋之其在江西也有姦民數
百輩嘯聚贛州山谷間剽劫爲民患公直抵賊巢擒
其首惡數人置諸法餘悉不問盜遂屏息公歷官中
外年力精強有志事功於民情吏病靡不究悉以嚴
察見稱人不能欺及長戶部也庶務雖劇乃更御以
寬簡凡事總其大綱餘悉責成所司吏或有撓於法

輒不貸也論者以爲得大臣體其巡四川也兵荒之餘民甚凋弊公所至布宣上德問民疾苦考察官吏失得興利除害旌賢善黜不肖不憚險遠跋履山川雖偏州僻邑賑卹撫綏無不周歷由是政令一新民用安裕公爲人性樸厚坦易內無城府外無矯飾與人交一以忠信言溫而氣和遇事剛決則毅然不可犯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敝輿羸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物無競同官尚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卽他徙以所居讓之好施予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卽以白金若干兩助

行喜接賓客言論款洽忘其勢分有不知官資之崇
貴也其平生立心行己真率負義氣類若此

南京戶部右侍郎李公和傳

公諱和字本中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叅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遷靜正淹滯卿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帕贊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可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與之翻也和謝曰吾譬之葵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併

人者有害亾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爲通政
乃傳旨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
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度雖倉卒言色罔噪喜愠莫
顯然內合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分寸父光
道得痿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久益虔儉薄不
計生產與李賢耿九疇相友善二公皆謂和量如韓
忠獻云

論曰吾聞李公立朝三十年始遷卿佐泊然無所干
請益其性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洲亾波珠玉自
文達清惠之稱豈虛語哉

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歐溪楊公果傳

雷禮

楊果字實天直隸揚州府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
己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膏茶
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卽告歸省父會父以
疾卒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掌本
科凡經國大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
復起爲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比情執
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并稽古行實以自考鏡
後以人望入爲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覈取實才

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獎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
可羅雀大耐官職踰年陞南通收司左通政攝刑部
事三大讞誅死罪人無寃者未幾改提柝府黃岡寧
藩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年以論薦起爲
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果志趣剛爽
又介特不與塵俗浮湛每慕歐文忠爲人多所表揚
值滁守陳則清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爲之投
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之意名堂曰休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
之先民之憂以爲憂識者皆稱誦其言踰年進太常

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南戶部署篆核勘總核部政秩如中貴家人有冒撓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并參估計官時服其剛正未幾卒于官衆多惜之果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在堂不挈妻孥業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爲葬之而卹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覘所養云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南溪張公德墓誌銘

李春芳

公諱聰字鵠舉南溪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之泰興而始遷祖實爲本真公由本真而榮甫而仲纓而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真公以孝行垂範太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爲著姓復有子二長質庵公珩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冠卽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簡使朝鮮服一品章服而

費庵公卽司徒考也積學飾行屢舉不第貢爲定其
縣丞以伯子羽貴贈監察御史妣蔡氏封太孺人相
夫訓子雅有女士風詳大司空嚴陵胡公大司馬太
原喬公志可考也司徒公同乳凡七伯兄仕終河南
左轄仲翀某府太守皆進士高等二季翹翀由貢爲
博士官昆季一時並起蔚爲時望而司徒幼卽穎敏
有異質從方伯公受書徃徃出語奇絕驚人以儒士
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每以大成期賞而公勵志力
學不以寒暑少間配安人封氏刺女紅伴之必丙夜
乃罷爲文根極理要恥作尋常語每凝思則對齋前

凡第
可以
像類

古柳揮指謾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
士東江顧公攬之棄卷中欲置魁遂不果僅列二十
一人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益義爲士子程
式其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
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著稱服闋補禮部
值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闕庭時伯兄侍
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震朝
宇間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
勲胄顧此輩挾賄怙執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
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據禮曹舊僚事波及公

謫廣之饒平募其地卽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數曰
韓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徃因忘
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遊士子之可教者羣
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輒數
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疇昔
爲特盛云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鹽縣尹
輕徭薄稅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
幾陞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遷
遷已又督學湖湘益 世廟龍飛舊邸誠慎其選也
公乃頒條章飾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

子爲之不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旣參陝西政學貴
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
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三而河南則繼伯
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
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謀
懾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
難守公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練
士卒足糧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著爲永久規
比虜雨入兩捷之捷聞 上降勅褒獎加右司馬仍

錫金幣目是點虜飲退烽燧頽息公以善畫殫慮興
疾倦勤乃再疏乞休 當宁亦念公勞瘁召貳南戶
部俾得靜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
肉巾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
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惟朝廷有大政
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性素樂于
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
不少恡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築卒之工甫就而海
上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蓋公之沈慮遠謀仕而未
究者於此復微露云公生成化己亥卒嘉靖乙卯年

七十有七

南京戶部侍郎顧珀傳

顧珀字載祥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珀生而罕奇童時卽善偶對稍長刻苦力學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舉進士除知虹縣有惠政丁父憂正德丙寅起復補旌德察民瘼擇所宜利者行之於訟獄立爲剖白每比以情鄰邑有淹繫數年不決者咸來求質尤勤積貯值闔郡歲饑獨旌民得免葶移爭樹碑頌德擢守和州復懼大饑倒倉庫所蓄賑之不俟申報巡按捧部檄督逋賦甚亟公計民貧無措召富商諭以大義商各輸所有貸官至秋成還之商民俱無累州有歲

課勢家侵佃相仍 查收買者給批輪限無取違者
以治行旌擢南京考功郎中丁母憂服闋改除庫部
諸司薪隸舊以衙門大小有軒輊公革積蠹一例分
給人無間言收倉厥俸米除斛面杜侵盜納戶稱便
京衛勾解多影射爲奸公於清勾冊內平戶部月支
冊查對積猾不敢弄手軍士有功陞職官原籍多解
丁補伍公請行印綬監查黃是實將戶丁發回原籍
當差軍充重役陞湖廣布政司叅議督儲各府起運
錢糧及王府祿米衛所糧餉節年負額幾倍公設法
綜會賦以不虧屯田瀕江以堤岸圯壞不修損屯額

查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銀三錢令軍士砌

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堤岸悉砌完行部至斷

有妖僧詐稱奉勅往名山掛幡所在恣橫公密發

其奸置之法已卯寧庶人反南昌公駐黃梅扼險爲

池皖援會武廟親征人爭逃竄公榜諭安輯地方

恃以無恐事平乞休凡四上不允世宗入承大統

以護送聖母勞有金幣之賜復上疏乞休奉旨

准致仕都御史席文同御史何鯨唐符馬紀薦剡歲

聞至嘉靖五年丙戌起公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

茂二州公至修理城堡墩臺關口召募武勇彈壓差

夷歷年賞番虛糜歲計五萬餘兩公一一核實餘銀
幾萬兩廣募民鑿石埧開大甬便商往來上番來貢
挾利器公創會館差官把守令夷人釋刀易馬乃入
郭民免毒擾後守爲定規踰年陞河南右叅政又明
年戊子陞江西左布政使值賓興廷差京官主考公
職提調嚴關防去取悉裁自內簾人稱得體時朝廷
有龍虎山之役公不忍派民因查庫藏見三巨桶封
識朽敝簿籍不載啟視之爲金遂申撫按以此銀署
工程餘作歲例差官解部是秋擢南京太僕寺卿檢
舊牘振舉馬政見近郊腴田荒蕪問之係屯田以官

徵上手拖欠故不敢耕公令軍民人等開墾成田之
後照畝徵糧以足屯額不失已丑陞南京太常寺卿
尋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公署篆疏上便宜十二事留
心度支京廩充溢攝憲部攝都臺兼督江防俱勤慎
不懈及見各衛所屯田久拋荒不耕仍比徵屯糧乃
與屯田御史疏請除豁畝數追徵則例遵守至今在
部五年屢乞休甲午秋得致仕於己酉正月十有八
日終於正寢年八十六沒之日鄉人無戚疎貴賤老
幼咸哀悼若有失立功德碑逆水順之巡撫都御史
朱執巡按御史楊九澤表於朝勅祭葬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郡邑諸生狀呈當道列祀鄉賢公雅志恬淡
塵官未嘗以家累自隨歸則瞻墓丘隴恒宿山房掃
松楸特加培植遇二親忌辰素食悲悼至老如一日
凡遇令節 聖且必躬率子孫拜祝雖風雨弗替朔
望率合族謁祠堂教子姪以孝敬守法峻義軫視俗
侈投獻及侵占寺田者深恥爲之於窮民有喪葬不
能舉者必輸所有周之不責其償居常戒干詞有司
若一方利病必肫切陳告期於必濟惠邑有二坡數
千餘蕩爲鹵沮告郡守王公糾衆築之絕不以升斗
自私丙申丁酉歲大饑公先倡義買粟施粥療饑民

告守令停征以示休息泉里山瀆濱民賴此爲生有
可嚴禁捕遂阻生涯爲盜公告分巡出諭池禁鹽利
遂通他如築萬安橋修順濟橋禁清源山至今爲一
方利云

黃懋官

庚申紀事

嘉靖歲己未留都旱大無麥禾斗米幾百錢又度支告匱道殣相望故事春孟不發廩每於牒盡先給軍人多市酒肉爲歲除交遊兒女歡以故不數日輒告窘嗷嗷待仲月先是周襄敏公金爲南司農謂粟陳陳且歸紅腐請轉漕以實邊儲市販每石直五錢今五城官自爲市嗣是陳少司農儒偏執自喜又將原派江浙等南糧改爲輕齋七錢謂如是則每五石可多一石戊午歲又司農馬坤主南計疏稱四門糧足支八歲四門蓋皇城禁卒也與諸衛所無與方司農

鈍不察槩謂諸倉充物復請借原派南糧三載坤亦不自列直將舊額折色五錢請減其一苟以少補燃眉之缺至少司農懋官攝篆時復師坤故策將請妻糧者疏罷之又每月故爲延緩以待諸老羸物故可省千石貨每軍官上月數多肆筆楚且罵曰諸囚卒何多不死爾乃不以實自占耶諸可股削者率破格爲之諺議洵洵時大司農蔡克廉已至官然以病未嘗數日公座部事若罔聞知懋官偏愼因如故二月望值祭大倉諸軍遮道號呼求糧懋官曰正欲某爾諸囚卒吾自不給爾能懸我於市耶聞者益思亂又

值操練營中先除草數日人人泣芟之共罵曰必誅此馱舌奴時周山等已嘖嘖定有期約矣至又十日當振武營演兵漏下四箭稍稍有數十卒圍糧儲院懋官急出刺邀內外本兵者來援時苦羽翼少祇肆罵言復還營邀同事者不至擊以柳杖諸卒亦勉勉從之懋官親幸多請自便不聽曰諸囚卒豈能懋我於市耶然以勢披猖所居密比撫治盡出其眷屬匿之命隸人分持筐篋寓親識處至畿輒止如是者再曰是鼠輩何能爲時何內廠綬督府徐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整少司馬李遂已至懋官便服出迎諸卒

各隨之入懋官以金布地請卒雖稍饜飽無罷意已而諸卒大集後等無所出計往估計廳俟變懋官不得已踰垣體魁碩不能攀援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投一民舍抵其逼隘不可藏復往羅姓更家口出語刺刺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爲員外攸躋石渚坤別號也是時各已鼓譟入恣取財帛什器截其故妻棺獨不得懋官處乃綬等知懋官已挑身遁各從院後踪跡之一老人指吏舍曰司農在懋官坐地上淚淋漓下曰諸公幸保我時氣少蘇面隱有人色謂無恐矣有數卒廉得其處

憇官張皇無所措但牽鵬舉衣爺呼數卒持一帑金
與之曰發廩發廩數卒持挺向憇官鵬舉稍稍止之
輒罵曰若草囊何能爲不與我司農將共若等然爲
死灰也整亦旋揖諸卒曰幸爲我貫憇官不聽頃之
數卒翻屋上木擊瓦如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
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捨賴侍者手撥
之始脫衆卒卽欲甘心于憇官有一家僮卧腹上當
箠擊無數皮面決眼幾不活憇官始遇害一卒持銳
棒向腦後擊之番丸猶未瞑乃拽至大中橋以繩裸
懸牌坊上不解紐結法每一懸輒擲下如是者數初

懸特猶作呻吟聲旣擗之數乃已特觀者如堵懸官
雪肌膚又貌偉甚望之者淚盈目背間諸卒逐公函
掠又京中市貨者多闖人闖為懸官里入其舍無餘
秋毫至酒肆各大醉醉後所遇挺擊有儒冠者卽挺
之曰此輩皆弄文墨他日作官人者也又持弓射懸
官中者卽鳴鼓賀鞭懸官尸一亦鳴鼓一以爲笑又
睨視之曰能復檢糧儲簿耶初懸官舉鄉貢時夢千
餘人持挺相向謂爲吉徵至是乃驗又數日前徧體
皆粟寫一神無故火燎去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
懸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先人來也卒不答其是何

祥故及時諸大夫坐畱殿不敢呵問命旗官持巨牌
招撫之共鼓譟立殿外懼亂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
卒輒裂碎曰是何足我輩欲哉五倍復如之時五管
俱各囁聚不獨振武矣一卒以盔擊鑿毀其半鬚諸
卒時時擊鑿及鵬舉幸侍者翼蔽無大恐同官懼不
測各微服將踰垣去誠意伯世延方騎垣上一卒驚
撫其背曰大人吾主也復去將奈何引馬迎下時各
卒已被酒日中不復有人視諸公皆如嬰兒侍二線
花插世延冠曰吾欲爾守備一花擲地重違諸卒意
自拾取插之又取一花插鑿冠獨鵬舉不與以示淫

清世延謂諸卒曰爾既以我爲可人當從我吾義實
爾十萬金皆首肯求數字爲左驗又以非賜舉手筆
裂碎鵬舉粟栗強作書始退命未把總元給散大營
金元謂大營非兵端也遂深銜之遂督振武營有事
勅自是欲陰中元矣世延率諸卒還營爲好語慰之
曰爲若等糧我出三百金疏請直廢閣不用致有今
日衆卒咸感泣歡聲如雷自是一應招撫事宜世延
盡披襟當之若無諸督府及大司馬者與論頗嘖嘖
謂有異志然實孔臭好煦煦作婦人狀無他也先是
世延與整有隙互訐奏大司馬楊博不直世延上

命之去至淳化關猶作婁風愁雨淚比滌洗之句云
時城中戒嚴諸縉紳多微服出三山城俟有變卽遁
去大冢宰王用賓穿一穴寓眷屬萬茂材舍身之王
戚院氏始諸卒誤投克廉第克廉令奴大呼辨其非
是始散去然已驚惶無人色奉頭竄矣光祿少卿萬
恭至畱厰計事共遮道罵之恭曰卽尸分懋官不爲
過吾光祿庖人亦見侵削爾等何尤焉各卒乃呼爲
好官曰聽爾去時邀諸憲臺計事或不至郭給事斗
馬上見拖懋官去方俯首嗟咨忽有卒擊其背急呼
諸長官幸不爲訝將加折色一黃門連呼長官長官

且憐我新至時變出不料諸曹平時多事遊宴戲劇
好減半市物揚揚閭里間無論諸健兒卽士子亦低
首不敢近一旦臨小利害狼狽殆不可具狀是日簪
及遂皆懸高價邀健卒擁護至邸鵬舉易衣冠迂道
歸歸時對家人皆涕泣慶得生矣初梁指揮高奉委
守丹陽麾下獲首級多高掩爲己功請卒露刃立階
外謀中高賴同官卞實調燹之得免把總張鵬當給
犒士金代支者笞二十衆卒欲手刃鵬鵬再諭罪又
把總祁山曲爲誘諭乃止復任其擊用杖者莫少償
其忿焉事聞司馬司馬更呵問鵬責其左右自是營

卒愈驕悍釀成巨患矣明日禁卒復請給鑿稍稍難
之卽持挺入兵曹合曹微服去徐都督珪令家兵射
之乃退不得已給如例司農曰事由我又槩給如例
時諸曹視卒伍亦如嬰兒幸不啼泣不敢愛乳哺世
延令金吾驗懋官有數卒把拒贖以金乃可之是日
卽開廩諸卒旣得志莫敢誰何屑越不可言有賸數
至斗者二十二日惡少猶公鹵掠時時罷市鑿乃令
珪及都督陳規巡察搏十餘人至杖之一百多死至
新街追斬馬三兒梟首傳示市肆始如故自後各曹
多陳兵出入毛御史鵬邀諸夏官飲多隨介士擁護

然首轉相恐赫有閉戶者三月十六日方曙時番捕
周山等二十四人惟唐四兒遁後二月乃獲之仍令
隊長親之諸卒家各給以小票曰脅從者不論也是
日城門晏開又免操練人情洵洵會謂山等當禁錮
候命本兵者竟梏死後有旨誅梁魁三人餘悉戍塞
上然已無及矣二十一日傳 聖旨諭諸卒感 天
子赦貸恩亦雷聲呼萬歲始當事者懼禍且叵測日
號泣向妻子既得旨止戴罪侍郎遂轉蒙天語慰藉
緣大司馬博覆其雖佐本兵無關機務故也相傳以
爲笑初事由振武遂當首獲罪而上變時漫言五營

寔遂筆也遂江右人有心計能以辯博濟其說徃歲
千秋節遂獻白兔二上心嘉焉又時相嵩定陰主
之以故上弗究後二月遂轉兵部左侍郎瀕行向
鵬舉索贖饋之百金殊不懌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
著新命下乃益自恣且恃有嵩也始上變者至都下
嵩謂克廉若不乞休且得罪乃令人代之疏始達上
變者是變也督府而下蓋行萬金嵩云南京給事中
楊銓御史胡應文劉行素趙時齊等疏劾諸臣上
爲之罷克廉及員外郎攸躋主事安謙及已故懋官
俱落爲庶人把總革職坐營陳鵬舉等凡四人聽理

比部張鵬而下各黜一爵都督規住俸而珏以養請
免綬等俱令自陳從博議也時命雖下反側猶未
平不逞者觀釁而動都督珏及規閱操各有期部下
亦分左右哨四月三日規當往將畢事謂是日給米
可早歸珏部下卒不俟鳴砲輒散規論責之後因以
語珏珏殊負愧思有以報規四日珏當往頗推毛求
其部疵忽聞譚卽盛怒捕之各卒拒捕令飛騎取馬
人杖之五十史把總臣亦其偏裨也復杖之三十各
卒又憤憤思殺珏及臣矣五日侍郎遂躬慰撫之未
移時卽曰諸長官勞苦可少存息珏有家卒短小而

精悍珥欲矜見所長令與諸健卒鬪果勝因侍珥肘後諸健卒憤憤從將臺上牽之思甘心焉遂乃大稱賞各給以綵布花朵始定遂因語珥曰向非吾君又不可保矣他日幸慎重勿復爾也自後命中一矢者倍賞最罵下者乃得令祁把總山量罰之故不聽祁再三誘之始黽勉存故事然猶恨珥不已共造爲飛語真衢路約以十一日發史臣潛遁衆卒猶毀其四壁綬等不得已爲之鞭臣而停櫟五日整亦爲溫語曉譬自此日事模稜隱若一敵國矣振武營者先大司馬張時徹所建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克新

兵殆九千有奇新兵係四方惡少非若土著者可加
衝勳以故勢同養虎御史趙時齊疏請將營中軍士
編入四管分居散處立法操練論者韙之議下當事
者談之留部又請易緩等而下四人 上因左遷緩
而以張奉邸策李仲代鑿致仕命侍郎江東代之仍
加太子少保東辭加秩 上加慰諭焉以西寧侯宋
廷訓代廷竹惟鵬舉如故曰從人望也戶科給事中
斗巡倉御史應文皆以重地垂橐乞賜處分 上勅
戶部將過淮米七十萬有奇輕齎十五萬有奇裁補
一時人心少定矣

杞憂子曰或謂留都庚申之變異乎曰何異也已日
置酒高會而令軍士脫巾不變馬何俟伏讀 聖諭
所謂非軍敢爲皆臣使之又謂簾遠本因堂高原無
自遠之理 明天子若燭照矣然則罪獨懋官乎曰
率土皆王臣也司計者知有北不知有南謂南可假
馬過矣主南計者亦噤無一言何哉先尚書嚴頤壽
疏請過淮米百萬以足南儲不聞司計者之尼之也
地官而外無罪乎曰兵食之爲輔車也明矣司計者
則偷爲一切苟且之計本兵若罔聞焉何居曩將誰
肇乎曰襄敏不得辭其咎也請少進曰草茅何足以

別有錄
知之

諭司徒時傳

王世貞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諭公時云而諭公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荏苒然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潔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鄉小民闐闐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皆十餘斥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謀及它利害關白鑄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叵問不得事也卽不敢望得公一頓笑以少見指而鄉卜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間右時時有所劾治皆取
大指尤者吏及大猾備備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亾
敗墨吏卽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各無
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亾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王公奇其言而
疑其不讐後乃心服公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殺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給
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在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愴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卽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爲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離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離或強公毋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兩立澍應大稔而離額亦不虧
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
衣而侍湯藥額于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禮

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
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獲嘗糾一
方面一大將雅叩滙三州守賓陽江油萬大寧四令
不法狀窮治亾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
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備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
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爲災近千
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爲設薄奠夕復夢來謝
如初遠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都
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撫循其吏民練兵實選將
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遠巡

引去亾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益計擒大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爲令屬江南運爲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允畱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脚直 詔可仍著爲令公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爲謠曰蔡蔡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士出邊肉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兔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徹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

三上捷奏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謹定編派於其政尤切虜人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營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

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爲古文解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光人有丈夫子三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亾害奚啻潁川哉漕河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仗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八座之地尙有餘庸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博大任重道遠著爲文章深含崛發乃自古記之矣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嗣功行狀

汪道昆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
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尚書殷公匍匐臨之
歎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尚書語余吾二人猶鼎足
也公已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窳窳之事在國
老卹典在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髦矣是在司馬
道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之先大
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
受買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公

後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賓興丁未對公
事則同籍筮仕同爲浙令既分部南北同爲司馬尚
書郎艾則賜告而歸回家食今茲之狀余爲役其何
敢辭嘉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爲先世管蔡中
堪與幸而舉孫將太吾戶公生之夕里隣夢鶴降而
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咕咕喜此聞孫也吾門其中
與乎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挾唐舉術目公
壘中則就公考氏言郎君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遣之
成均願郎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傾草甫遂成
名始令武康巖邑也公少年視若處子人人以冠玉

美之境內有殺人而沈之河其家跡之莫能得公發
姦狀人人以爲神比及三年僅論徒一牘耳諸父老
勒碑以繫遺愛守南職方歷三年考封父母如今甲
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公曰君行吾誰
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倭却而東
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川土
酋隸部正副故相構會椎金爭利遁稱兵公單車入
衆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歸奉要東正鶴跋
尾公擒首事十餘曹法之二姓革心其構立解進湖
廣布政司叅議取道歸寧公母伏枕而望公來侍養

旬日而訣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保以司隸幸世

宗乃暴死其徒屬橫如故侵公部民田公撻鬻尾而
翦之反其業陸所善諸勳貴具在其黨扇愾而激之
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違 詔旨徐文貞嘗國習知

公宣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著聞趙中丞數羣不
逞狀慎毋蔽日月而干雷霆諸勳貴暗無言事遂寢
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夫已氏以督學為僚
冀中丞手翼翼足踰踰浮慕先哲夫已氏亦騰口說
象恭如中丞例監司缺則協堂攝之中丞由部寺起
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學公稱疾舍中中

丞噤之量移疏入歸三月而奉封公諱乃終喪起補
貴州土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主征討屬公爲監
公建議曰安氏故主羈縻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
內繫何至與王師彼恃險而多樹兵脩卒能制其死
命諸郵賈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體何直指蔡使君
獨當公未發也開府卒自用師出無功及鄙人不共
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勅法令得自新酋共命如初
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叅政分守贛州編戶故與
盜通舍鍤鋤卽鈐棘征未及禡率自內漏師機事不
審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潛師

襲其巢俘賊渠魁以徇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
布政使理軍興時殷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水陸
兵至宿飽率仰給關中旣捷論功同被賞格及進廣
西左轄惟衡石出入爲斤斤宗藩缺祿有年徃徃琴
譟執券求補公旣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銷
之宗人驩然刀布雖訕可以療饑刀筆雖贏猶盡併
耳遷應天府尹益奉 明詔汰老疾而簡精強至
則省費輕繇務與圻內休息當入計權府庫而勘之
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
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亾何

丞以鍤金克資斧公避席曰安取此對曰羨也例有
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羨矣則又曰資斧不
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份
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為治獄務
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逆婦而貧徧告庶
司誣以不女庶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
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
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之爰書以贖名教
則皆慚服以好合終焉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督軍
儲兼憲職公洞哲利弊上五便事絮爲今行之三載

贊成贈大父未安父俱俱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大母鄭母俱淑人內子汪封淑人廢一子入監亦越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上總攬萬幾詔錄諸者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國禎等並列公名推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遞舉境內人材筮羽相及公不更駕日居南樓期諸班白者角奔小飲暇則課諸子經藝歲大比則羣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公後而舉南宮者二人舉澤宮者九人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愷墓誌銘 丘 濬

公姓陸氏也愷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首顧陸公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贇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壻于金生子朝宗出爲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爲公之祖考二公者皆躬德秉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淵始仕而爲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開敏殊甚既長而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衆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卽手自鈔錄晝夜之力以

研究之不少息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卽以毛氏詩
領京闈薦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
部居前列入對 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
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公少宰則向曲曹公
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
邊方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却之至於再三置之
而罔睨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門爲榮而公獨求
之南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銓者嘉公孝誠特
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
部掌封爵 誥命及蔭叙然惟吏役爲難公一以公

心處之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劑易也曹務
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於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
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
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
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
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已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清大
爲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
士及第第三人擢翰林編修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
繼也卽寄聲編修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家枋始
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

鄉榜倫尋登甲科爲刑部主事至是簡借官于朝公曰吾可以休矣乃幡然乞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畧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昕夕奉養備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姪稱觴上詩人咸以爲榮曰毘陵顯官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意俱到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殆將駸駸於漢魏也平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於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而

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墓所以微
示其意也公生未幾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有二
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
繼蕭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四人長卽簡由
編修陸侍講今爲右春坊右諭德次節郡庠生次範
次籌公之嗣也女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邵其二
人者尚幼穉也孫男舍章其次某森露頭角皆將明
經以繼其世引而勿替也簡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日
葬公於某原以予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爲墓之
誌也簡予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

怡亦予會試所取士也予於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
乃子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
其來裔也銘曰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開世再見已榮
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揆厥
所元起家地官甫冠卽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考
徧及畱其有餘以還造化峩峩新阡藏魄于茲刻銘
玄室未矣其詒

戶部郎中林君性之墓志銘

唐順之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
孝廉不就父堯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
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
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
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
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
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
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爲師

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
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
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受
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
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
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爲人恂恂質訥憇憇細謹世俗一切鉤
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爲亦若其
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
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

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饋廩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時里中以窰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

乾濕歲久泥爛輒繫死不能貽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泥爛坐罪者君輒慨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卽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

食或謂丁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
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
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
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
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
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其
旣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
諸生言君娶云云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其爲他人忠
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爲
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

蓋得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感。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厥幾不敵乎君之德。

戶部員外郎鄭公普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
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
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
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
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
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
多仕者爲令者往往股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
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
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歛重若此乃以富得

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美以免國語民
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俸劑自以養
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
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
爲浮尤吝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
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置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
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論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
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
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潤君聽退勅其家亦
不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
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
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
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
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
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
巡撫中丞部使者莅毘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
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錢治芭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
厚閉戶讀書耻與嫖狎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爲古
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
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繳繳維揚置分司權
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權謂其府史曰征
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
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
增計也積資員外郎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
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
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

部以其官封父殖庵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爲
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筭合禮於二親
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疾卒年五
十有六君名普字汝德爲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
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處其中臨事酬物誠
欵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
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
合伸於獲用遠以是止甚以爲君恨

柯希齋維騏傳

蒲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操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躬君子也乃若柯公竒純具臻衆美闇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鑿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宁間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自秘戢不

少露鋒穎色溫而莊貌恭而泰言議非由衷不吐望
之知爲有道長者也巳而注南戶部主事以非其好
不祿也而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釋之
別清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可以輟食而不可以輟學
可以却名利而不可以溷性靈及門之士執經而問
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
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
以揜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筵二卷以辨心
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爲實功而其極
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于學之次第懇懇

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亾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釐復補漏擊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秦泉黃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

美于前是編行則三史廢倍天運陳人紀莫之或先
矣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爽實漢書之
增損垂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
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蒲陽文獻自嘉靖
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
山齋鄭公岳之筆曰續蒲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
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
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
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
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

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哓哓然譁之而公不恤也書
一入誦終身不忘至耄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
問孳孳蓋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
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跨唐後
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
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
可欲無一足以淆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
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
非義不苟取于人亦固敢以貨于者先柴無尺寸之
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

以資廉至義所當爲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募功不與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夫游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爲不朽圖觀風之使欽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

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錄云公名維祺奇純其字別號希齋莆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磐飲泌之流其清才亮節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與援又不一通書於政府卒棲遲林壑以老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爲長慨者乎公生于弘治丁巳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

論曰好修在已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親
風之使非有一觀之難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
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闥闐呼吸成風雲非不
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炙顏色者哉
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
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末俗之
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終